

162-163

205411
2543



是書五十五頁 共計字一萬九千八百零六字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二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兵考 禁衛兵 郡國兵上

禁衛兵

宋理宗寶慶元年十一月給京軍緡錢 紹定元年七月

留元英奏諸路州軍僚屬私役禁軍乞下帥司約束違

者以聞從之 三年二月臣寮奏乞補禁衛兵額戒內

侍毋得私役革賃號修火政以肅宮禁從之 五年四

月李日邁奏乞行下諸郡招選放散軍人驍勇可用者

續文獻通考
填廂禁軍闕額從之 淳祐元年八月詔馬軍司選子弟強壯者一百人補龍衛雲衛武衛三指揮闕額

遼

遼御帳親軍有大帳皮室軍太宗置凡三十萬騎有屬珊

軍地皇后置凡二十萬騎

腹心曰皮室精美如珊瑚者曰屬珊

宮衛騎軍太祖以迭刺部受禪分本部為五院統以皇族而親衛缺然乃立幹魯朶法裂州縣割戶丁以建宮衛入則居守出則扈從葬則因以守陵有兵事則五京二州各提割司傳檄而集不待調發州縣部族十萬騎

軍已立具矣恩意親洽兵甲犀利教練完習簡天下精

銳置之腹心之地此軍制之良者也

弘毅宮

初為葦幹魯朶腹心曰葦宮曰幹魯朶太祖以腹心之衛益以勃海俘錦州戶置在臨漢府

正丁一萬六千 番漢轉丁一萬四千 騎軍六千

長寧宮

初為蒲速益幹魯朶興隆曰蒲速益應天皇太后以遼洲及海濱縣等戶置在高州

正丁一萬四千 番漢轉丁一萬二千 騎軍五千

永興

初為國阿輦幹魯朶牧國曰國阿輦太宗以太祖渤海俘戶及懷州雲州澤州等戶置在游古河側

正丁六千 番漢轉丁一萬四千 騎軍五千

積慶宮

初為耶魯益幹魯朶興盛曰耶魯益世宗以文獻皇帝衛從及太祖俘戶雲高宜等州戶置在

東河

正丁一萬 番漢轉丁一萬六千 騎軍八千

延昌宮 初為奪里本幹魯朶討平曰奪里本穆宗以國阿鞏幹魯朶戶及阻卜俘戶咸信歸等州戶

置在紀雅里南

正丁二千 番漢轉丁六千 騎軍二千

彰愍宮 初為監母幹魯朶遺留曰監母景宗以章肅皇帝侍衛及母安州戶置在合魯河

正丁一萬六千 番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崇德宮 初為孤穩幹魯朶王曰孤穩承天太后以乾顯雙三州戶置在河土河東

正丁一萬二千 番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興聖宮 初為女古幹魯朶金曰女古聖宗以國阿鞏耶魯益蒲速益三幹魯朶戶置在女混活直

正丁二萬 番漢轉丁四萬 騎軍五千

延慶宮 初為萬篤益幹魯朶孛息曰窩篤益與宗以諸幹魯朶及饒州戶置在高州西

正丁一萬四千 番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太和宮 初為阿思幹魯朶寬大曰阿思道宗以諸幹魯朶御前承應人及與中府戶置在好水濼

正丁二萬 番漢轉丁四萬 騎軍一萬五千

永昌宮 初為阿魯益幹魯朶輔祐曰阿魯益天祚帝以諸幹魯朶御前承應人及春宣州戶置

正丁一萬四千 番漢轉丁二萬 騎軍一萬

敦睦宮 初為赤實得本幹魯朶孝曰赤實得本孝文皇太子以文獻皇帝承應人及渤海俘連潘岩

州戶置

正丁六千 番漢轉丁一萬 騎軍五千

文忠王府 耶律隆運隸橫帳季父房無子天祚帝以皇子教魯幹繼之擬諸宮例建文忠王府

正丁一萬 番漢轉丁一萬六千 騎軍一萬

十二宮一府自上京至南京總要之地各置提轄司重

地每宮皆置內地一二而已太和永昌二宮提轄司不

見蓋闕文也凡諸宮衛丁四十萬八千出騎軍十萬一

千

軍職制設北面詳穩司者有左皮室軍右皮室軍北皮

室軍南皮室軍黃皮室軍屬珊軍舍利軍皆領皇族護
衛者也外有即君軍拽刺軍旗鼓拽刺軍千拽刺軍猛
拽刺軍墨離軍礮手軍弩手軍鉄林軍大鷹軍鷹軍鷂
軍鳳軍龍軍飛龍軍虎軍熊軍左鉄鷄子軍右鉄鷄子
軍龍衛軍威勝軍天雲軍特蒲軍三尅九尅等軍有事
則領以大元帥都元帥或便宜元帥又或自將焉其南
面諸衛軍有親衛勳衛翊衛左右衛驍衛左右武衛左
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
牛衛左右羽林衛左右龍虎軍左右神策軍左右神威

軍又有侍衛親軍侍衛控鶴侍衛漢軍四軍歸聖宣力
四捷天聖等軍皆在京城內走卒曰拽刺

金

禁軍之制本于合扎謀克合扎者言親軍也以近親所
領故以名焉貞元遷都更以太祖遠王宗幹秦皇宗幹
之軍為合扎猛安謂之侍衛親軍故立侍衛親軍司以
統之舊嘗選諸軍之材武者為護駕軍海陵又名上京
龍翔軍為神勇軍正隆二年將南伐乃罷歸使就僉調
後于侍衛親軍四猛安內

前云太祖遠王秦王猛安凡
三今云四猛安豈太祖兩猛

安即選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騎兵曰龍翔步兵曰虎步以

備宿衛五年罷親軍司以所掌付大興府置左右驍衛
所謂從駕軍也騎兵置都副指揮使隸點檢司步軍置
都副指揮使隸宣徽院太定初親軍置四千人改防城
軍為武衛軍掌京師巡捕二十二年省親軍為三千五
百上京亦設守衛軍是年尚書省奏上京既設皇城提
舉司亦當設軍守衛上曰可設四百二十馬一百二十
分三番更代異時朕至上京即作兩番巡警限以半年
交替人日給錢五十米一升半馬給芻粟猛安謀克可

差年四十上下者軍士並取三十以上者充軍章宗承
安四年增為五千又增至六千又有威捷軍又增簽弩
手千人凡選弩手之制先以營造尺度杖其長六尺立
之謂之箭杖取身與杖等能踏弩至三石鋪弦解索登
踏閑習射六箭皆上朶內二箭中貼者又選親軍取身
長五尺五寸善騎射者猛安謀克以名上兵部移點檢
司宣徽院試補之又設護衛二百人近侍之執兵仗者
也取五品至七品官子孫及宗室并親軍諸局分承應
人身長五尺六寸者選試補之又設控鶴二百人皆以

備出入者也

元

元制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諸軍在外內外相維以制輕
重之勢方太祖時以木華黎赤老溫博爾忽博爾木為
四怯薛歹分番宿衛及世祖時又設五衛以象五方始
有侍衛親軍之屬置都指揮使以領之而其後增置改
易於是禁兵之設殆不止於前矣夫屬橐鞬列宮禁宿
衛之事也而其用非一端用之於大朝會則謂之圍宿
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車駕巡幸用之則曰

扈從軍守護天子之帑藏則曰看守軍或夜以之警非
常則為巡邏軍或歲漕至京師用之以彈壓則為鎮壓
軍

世祖中統二年初設控鶴五百四人以劉德為軍使領之
至元八年七月置左右中三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十三年六月命征東元帥府選襄陽生勝軍五百充侍
衛軍 十五年五月選江南銳軍為侍衛親軍 十六
年詔諭行中書省選南軍精銳者二萬人充侍衛軍併
發其家赴京師仍給行費鈔萬六千錠 十二月增置

宿衛凡宿衛每三日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之為第
一怯薛即也可怯薛博爾忽早絕太祖命以別速部代
之而非四傑功臣之類故太祖以自名領之其云也可
者言天子自領之故也亥子丑日博爾木領之為第二
怯薛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為第三怯薛巳午未日赤
老溫領之為第四怯薛赤老溫後絕其後怯薛常以右
丞相領之凡怯薛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
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為即襲其職以掌環衛雖
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為一品官而四怯

薛之長天子或又命大臣以總之然不常設其他預怯
薛之職而居禁近者分官冠服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
府庫醫藥卜祝之事悉世守之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
政貴盛之極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
孫無改非甚親信不得預也其怯薛執事之名則注方
矢鷹隼之事者曰火兒赤昔寶赤怯憐赤書寫聖旨曰
扎里赤為天子主文史者曰必閣赤親烹飪以奉上飲
食者曰博兒赤侍上帶刀及弓矢者曰云都赤濶端赤
司閤曰八剌哈赤掌酒者曰荅刺赤典車馬者曰兀刺

赤莫倫赤掌內府尚供衣服者曰速右兒赤牧駱駝者
曰帖歹赤牧羊者曰火你赤捕盜者曰忽刺罕赤奏樂
者曰虎兒赤又名忠勇之士曰霸都魯勇敢無敵之士
曰拔突其名類盖不一然皆天子左右服勞侍從執事
之人其分番更直亦如四怯薛之制而領於怯薛之長
若宿衛之士則謂之怯薛歹亦以三日分番入衛其初
名數甚簡後累增為萬四千人揆之右制猶天子之禁
軍是故無事則各執其事以備宿衛禁庭有事則惟天
子之所指使比之樞密各衛諸軍於是為尤親信者也

然四怯薛歹自太祖以後累朝所御幹耳朶其宿衛未嘗廢是故一朝有一朝之怯薛總而計之其數滋多每歲所賜鈔幣動以億萬計國家大費每弊於此 十八年十二月議選侍衛軍萬人練集以備扈從

武宗至大元年正月樞密臣言先奉旨以中衛親軍隸皇太子位皇太子謂臣等曰世祖立五衛以應五方去一不可宜各翼選漢軍萬人別立一衛帝以為然勅知院事缺木兒不花摘漢軍萬人別立衛 二年八月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

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柰何完澤曰實不慮及此

仁宗延祐四年冬十一月諭諸宿衛入直各居其次非有旨不得上殿闌入禁中坐罪大臣許從二人他官一人門者譏其出入 五年二月勅廣寧開元等萬戶府軍入侍衛有兄弟子姪五人者三人留四人三人者二人

留著為籍

英宗至治三年二月命立徽院選蒙古子男四百入宿衛
泰定帝泰定元年夏四月罷衛士四百人還宗仁衛 秋
七月中書省臣言東宮衛士先朝止千人今增至萬七
千請命詹事院汰去仍依舊制從之

文宗至順元年八月省院臺官奏定擬大內四宿衛每衛
不過四百人累朝宿衛各不過二百人鷹坊萬四千二
十四人當減四千人內養九十九人及怯薛當留者各
百人累朝舊却宮分養人三千二百二十四人當留者

一千一百二十人媵臣怯薛口共萬人當留者六千人
其汰斥者歸本部著藉應役有容匿濫收者怯薛官與
其長秋秋五十七沒家貲之半賞告者令監察御史常
察之制可

順帝至正十七年夏四月監察御史五十九言今京師居
圍雖設二十四營軍率疲弱素不訓練誠為虛設倘有
不測誠可寒心宜速選擇驍勇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
師實當今莫安根本固結人心之急務

皇明

續文獻通考

太祖洪武甲辰設拱衛司領校尉隸都督府尋改拱衛指揮使 又以拱衛司類古衛尉寺改都尉司 二年定為親軍都尉府統中左右前後五衛軍士而儀鑾司隸之 十五年罷都尉府及司置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鎮撫司理衛中刑名南鎮撫司兼管軍匠後添設北鎮撫司專理詔獄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為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鞠 二十年正月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 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

至京者或令收繫 錦衣衛審實情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 上聞之怒 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按錦衣以任權制親軍二十一衛府軍等二十一衛以衆勢制錦衣合親軍二十二衛并武功永清彭城七陵衛與五府兵適相當為彼此相維之局祖宗微權非人所能易識東廠之設二流並事鎮撫徑奏不由堂勘上直巡綽親軍相兼奉 旨逮繫必給刑科駕帖都察批文稽察所獲必下部議皆所以繩其專也北鎮撫非

祖宗之舊乃置衛後之添設成化十四年鑄印比原設
鎮撫司印增一之字十司者即十百戶所司五所各有
十司此正設衛本意以其親之故重之故儀鑾上五司
尤親而重之蓋其為上殿司弓箭而下則已畧云洪武
十五年自儀鑾司改置所隸有將軍力士校尉等設其
職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
鞠二十年以非法凌虐罪其官毀其刑具所繫囚改送
刑部二十六年申明鞠刑之禁罪囚俱送法司永樂後
任遇漸加而聲格因以為異二鎮撫司專理刑名洪武

制不得用叅語送刑部擬罪發落則廷尉之評亦未嘗
得而撓之也弘治十三年令法司將東廠錦衣衛送到
囚犯從公審究有枉即與辯理不許拘定成案錦衣
天子親軍不容不盛只其官置廢能關涉本兵使得持
衡之體按緝捕為陞授 朝廷之有親軍稽不軌大事
今錦衣所緝乃五城之邏職以國初事勞甚簡天順後
門達袁斌朱冀等提督尚以十數為率奏請一次正德
間葉廣趙鑑東廠王岳鄭旺一時更代一年奏請四次
陞賞後雖定歲終類一奏其勞則瑣矣

衛凡十八所錦衣中左右前後五所領軍士五所各分鑾輿擎蓋扇子旌節幡旛班劍斧鉞戈戟弓矢馴馬十司分領將軍校尉上中上左上右上前上後中後親軍分領將軍力士軍匠馴象所領象奴養象衛掌侍衛之事恩功寄祿無常員恒以都指揮督領之凡將軍力士校尉分番護駕直宿巡察凡大朝常駕出入督設鹵簿儀仗凡皇城四門日夜番直巡邏之凡盜賊奸宄街塗溝渠密緝而時省之凡奉旨鞠獄錄囚勘事與三法司從事凡此試併鎗得監視鎮撫司掌衛刑名兼

理軍匠添設鎮撫二人別印分司專理詔獄獄成直達上下法司覆擬經歷典出納文移吏百五十九人霍韜曰天下軍衛一體也錦衣等衛獨稱親軍備禁地也復使之兼刑獄不亦甚乎夫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橫撓之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甚非所以養氣節也昔光武崇高節名義之士蒲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恥刑法不加於衣冠忠義之徒爭死沒世今江西事變死者不過四人而已而猶不知所以養之可乎士夫有罪顧使官校當衆執之脫冠裳以就鎖梏

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汚獄則氣由此折盡矣雖或察其情而恕之使復披冠帶然武夫悍卒得以指之曰某也吾得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有志之士不甘自汚此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昔漢文帝以賈誼一言士夫遂不加刑戮意謂聖上盛德顧肯讓文帝乎自今乞令錦衣衛勿治刑獄東廠勿預朝儀士夫有罪宜謫則謫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則贖勿加笞箠勿加鎖梏以培養廉恥以激勵節義此於世教甚非小補蓋救人心振士風之至切者

也

錦衣等衛隸府留守中等衛各有指揮使同知僉事衛鎮撫正千戶副千戶所鎮撫百戶試百戶無常員經歷各一人所或有吏目一人

錦衣衛掌侍衛之事恩功寄祿無常員恒以都指揮都督領凡守衛親軍衛畫前左右後四行日夜巡邏之皆有團伍定其籍之多寡而第其番之上下凡衛直有動戚武官勲衛散騎舍人將軍力士校尉

侍衛官兵事例

掌領侍衛侯伯駙馬等官六員一員管錦衣衛大漢將軍
及勳衛散騎舍人府軍前衛帶刀官四員管三千營紅
盔將軍每日一員輪直一員管五軍營又刀官軍 錦衣衛大
漢將軍一千五百七員名 府軍前衛帶刀官四十員
三千營紅盔將軍一千五百員名把總指揮十六員
明中將軍五百二員名把總指揮四員大漢將軍八員
五軍營又刀圍子手三千名把總指揮八員 勳衛
散騎舍人無定員 旗手等二十衛帶刀官一百八十
員

凡各門守衛官員照依分定 皇城四門等處地方各
領銅符收掌守衛遇巡城官到來將銅符比驗相同方
許點開 成化十二年奏准每日 長安左右門初開
先放常朝及見辭等項官吏盡絕方許驗牌放進各監
局工役人等有攙越混進及夾帶財物入內買賣者
衛官具奏治罪 弘治三年題准大漢將軍并金吾等
二十衛守衛等官各督所屬軍士凡遇北虜小王子并
瓦剌使臣 朝見辭謝進入之時各要部伍齊肅甲仗
鮮整不許諠譁錯亂違者叅問 十四年令各門進納

錢糧所在守門軍士及門吏邀索財物者聽點城及巡視科道官叅提問罪 正德四年題准朝叅官員跟隨人役照例大臣三人餘者一人其供應人等務候朝畢驗進若故違并數外多帶及先期闖入者守衛官軍即時阻退如軍有躲閒代替官有賣放私占辦納網巾茶蔬等項俱聽巡視糾儀科道等官叅奏重治

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夏六月虜大舉入通州營住以其枝兵遊騎薄京城遂肆大掠京師戒嚴無敢議開門出擊 上令兵書丁汝夔理團營兵不下五六萬其中

又多老弱遊惰不堪者遣將分領屯城內外時京兵久不見敵驅之出皆涕泣不敢前諸將亦未臨行陣俱色變已而詔汝夔擊虜汝夔不奉 詔蓋無兵也汝夔尋棄市又移檄各邊將勤王邊兵至城中倉卒儲餉皆未有措有 旨犒師其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移文戶部往來數日始得數餅餌之又 命發粟則囊橐釜甑皆無需當事者惟有大息

郡國兵 鄉兵

宋

寧宗嘉定七年六月置嘉定府邊丁二千人以備蠻命置
安撫諸司給其費於是籍土丁之壯健者二千人月廩
之俾守諸寨蠻人聞知邊頭有備憚之自是不敢輕出
抄掠 九年正月命諸州招填軍籍十二月遷天水軍
于舊縣置知軍以下官 十七年五月詔覈實兩淮京
湖四川江上諸軍之數

理宗紹定初趙善相知建康勦防江軍寧淮軍 端平初
知南劍州勦劔浦弓兵營 是年十二月詔衡州
置雄楚軍五百人 四年三月孟珙復襄陽以蔡息降

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淳祐十二年二月

置池州遊擊軍 時知漢陽黃幹奏言國家比年以來

講求邊備最為詳密然竊以為外侮固所當慮而內患
尤所當憂今之內患莫甚于人心渙散而無統嘗觀成
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上下相維脉絡相關提防密而
姦宄不生法制嚴而馴服有素夫是以人心有所統攝
而緩急不敢自肆後世保伍之法猶有成周之遺意然
州縣之間未嘗舉行不過保正掌追胥戶長掌租稅而
已以一家而總數十里之地以一身而任數百家之責

又每二三年而輒易此豈足以總攝人心使之久安而無變哉臣嘗為臨川令當開禧用兵之後隅官之法未盡廢其法以五家為一小甲五小甲為一大甲四大甲為一團長一里之內總數團長為一里正一鄉之內總數里正為一鄉官一縣之地分為四隅每隅之內總數鄉官為一隅官以察姦慝以護鄉井行之三年人以為便今者蒙恩假守漢陽適值大旱細民艱食修舉荒政遂推行保伍之法戶籍多寡蓄積有無皆可得而周知然亦但為荒政舉耳不敢大有所更張也向使熟議而

力行之則維持人心防閑變故之道無以易此况湖右之地五方雜處之民土地廣袤姦盜伏藏往年虜未入境嘯呼成羣剽劫閭里者皆此曹也使保伍之法既明則人心素有統屬亦何至于肆行而莫之禁耶故知保伍之法所以總攝人心防閑變故而為緩急之慮也若法制素守人心既孚因其農隙教以武事則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可以漸復而戰攻守禦之習亦無不精不惟不使至于為寇而又足以禦寇亦何憚而不為乎臣所陳果有可採伏乞行下制置司詳議施行

河北河東強壯 理宗端平元年十二月知郴州林汝
浹奏兩河郡兵最少臣守英德目擊其弊不敢招填今
可嚴督州郡招刺強壯勿為文具庶使各有武備
荆湖義軍土丁弩手 不見初置之始北路辰豐二州
南路全邵道永四州皆置蓋溪峒諸蠻種類滋熾呆澁
岩險或叛或服控制陬落須其土人故置是軍皆選自
戶籍蠲免徭賦番戍寨柵大率安其土風則罕嬰瘴毒
知其區落則可制狡獪其校長則有都指揮使副都指
揮使指揮使副指揮使都頭副都頭軍頭頭首採斫招

安頭首十將節級皆叙功遷使相綜領施之西南宴代
王師有禦侮之備而無饋餉之勞其後荆南歸峽鄂郴
衡桂陽亦置慶曆二年北路總萬九千四百人南路總
五千一百五十八人番戍諸寨或以歲或以季或以月
上番人給口糧有功遷補其都副使指揮使歲給鈔袍
月給食錢指揮使副指揮使給紫大綾錦袍都頭以上
率有廩給熙寧初籍其數凡一萬五千人六年諸路行
保甲司農寺請令全邵二州土丁弩手共為保甲立保
正保長以統之元祐七年湖南路鈐轄謝麟請以邵陽

武岡新化等縣中等以下戶選充土丁弩手與免科役
七年一替排補等級不拘贖放年分作兩番邊寨防括
不得募人如有私役依私役禁軍勅諭從之致和七年
募湖北辰沅澧州土丁為刀弩手授以閑山散居邊境
教以武藝其隸于籍者至九千餘人靖康初全軍調發
前往江東援太原陷於虜存者僅千五百人建炎二年
罷之紹興六年命招募以三千五百人為額淳熙三年
勅募人教閱犒賜如禁軍例然刀弩手舊田諸郡已收
為省計有司雖募人為之往往無田可給但虛立姓名

以應命又土人多憚點集甚患苦之李燾張栻力言其
不便栻請用見數委提刑躬行點檢候有田設官始令
招足原額燾復言如此則提舉刀弩一司又當復置而
欲冒賞者必至橫沒民田為害滋大不若以見點數為
準專委守臣寬以歲月命招及數從之湖南鄉兵在別
領以鄉豪有 壓緝捕等名大者統數百家小者亦二
三百家由潭連道英韶郴桂皆置京西路騎軍之額自
騎射而下六步軍之額自奉化而下二十有五並改號
曰勁武凡為四十五指揮總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人荆

湖路騎軍之額自騎射而下三步軍之額自左衛而下
二十並改號曰宣節凡為四十四指揮總一萬二千三
百人

萬弩手 紹興元年沅州奏熙寧末始創營田鼎濃辰
沅靖置弓弩四千八靖康調發不存乞以閑田募民
佃招弓弩手二千人從之

邕州溪峒壯丁 淳祐間李曾伯言備邊於廣右者數
年以來講明條畫一則曰戢約溪峒二則曰團結民丁
監司帥守之建明樞密行府之經畫與夫游談奏議率

以此為先務今者檢照前牘所謂輯約溪峒則類是損
濡沫之禮物給借補之資帖取名作帳狀曰已今措置
闕險糾集保守其實相與羈縻而已稍有實作區畫即
生猜疑如融之大步嶺宜之隴柵寨屋屢立蠻徭即焚
前帥董槐侍郎固嘗見於申請亦以惹事端為慮今
司戢約使之不為我梗諭令自保鄉井姑為籬落則亦
可稍恃之固吾圉也所謂團結民丁則沿邊民丁之在
省地者有限居溪峒者為多先儒所謂養兵數百而獲
十萬民兵之用皆峒丁也往時邊州紀綱修明號令信

服乃得以疆理之雖其說如此蓋亦未嘗用之也况今
時異而事不同乎前帥蔡範侍郎嘗申陳民兵利害亦
慮邊民鄰境易致疑愕論述甚詳今官司團結其間散
在徭峒號召之既難使之自備器糧資費豈易必盡得
其首領之心然後可賴其壯丁之力此姑用之以士聲
勢則可亦未可全恃之為吾用也臣匪材被命此來所
部尺籍既虛於此二者亟討論措置乃職分所當先豈
敢不加之意近畧檢照邕宜融三州二三年間案牘之
所載溪峒之在邕州則樞密行府嘗差邕倅黃夢龍者

團結右江唐興歸樂等州十八隘又新置古絢首領黃
賢能等一十九隘宜州則守臣曹暎亦嘗節約天地蘭
那等州峒首領羅光貝等一十二處融州則差曾有開
節約所部諸款以路萬里為諸款首或遺以銀牌藍錦
或假以資帖名目或與之結立盟誓諭以無事則守隘
隘有警則協力勦逐此近年溪峒之見於已行者也民
丁之在邕州則已具之前項左右江之所陳不暇遠攷
近自淳祐八年經司嘗行下團結兩江諸州峒丁壯右
江則黃夢龍具到名帳共計一萬九百六十二人左江

則廖一飛具到名帳共計二萬二千六百人其本州民
丁在外如宜融兩州則淳祐五年亦有團結舊籍在宜
州則有丁民丁保丁義效撞丁共九千餘人其義撞一
項可用在融州則有土丁峒丁大款丁保丁共九千餘
人其款丁一項可用淳祐八年本司亦嘗行下團結却
未見申到大率出於省地者以家業充丁或老弱或冗
雜未免備數出於溪峒者多習於戰鬥如藥箭如標槍
皆其所長此近年民丁見於已行者也臣抵此雖未久
朝夕考求始末即欲申嚴行下屬以邕宜兩郡守皆將

更易難以責之措置融守謝圖南近却申本司欲乘此
農隙教練民丁已即從其所請勉之究竟矣第臣私竊
過計近自蜀西少緩窺闖之報便覺嶺石寢寬備禦之
憂前項結溪峒團民丁纔一有所施為未免即生疑愕
前者朝廷行下閩臣奉命經理上下知所遵承今臣雖
為此來元未準朝廷指揮邊防戒飭一字臣若安於循
習則失於先事而慮之防若亟於講行則恐有無事自
擾之誚蠻徭環境動生猜疑舉動稍輕大係觀聽茲不
容不謹如此臣欲具行下三郡各照已申經司之舊籍

若溪峒則諭令首領遵守成規布恩信以示撫綏其險
隘以作隄備民丁則因其名帳常加覈實以疆壯而補
老弱因閒暇以加訓練庶幾近年之所已行不至既久
而付文具俟其逐州申到或有合作更革措置又當隨
時區處若州郡事力不及經漕兩司都當與之通融助
給施行欲望朝廷劄下邕宜融三郡守臣遵守

義士 沈作賓知平江府請得節制許浦水軍詔可有
使臣故海盜也使招誘其黨寇勉之又置義士壯士衣
糧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過之于是海道不警市井無譁

民兵 嘉定間趙范知揚州務修軍政籍民為半年兵

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 理宗端

平二年肇慶府陳雷奮入對奏廣東民兵首領事上曰
廣東民兵之制如何雷奏止為保衛鄉井無調發之擾
無出戍之勞陛下於民兵加之意非惟可以摧奸雄之
膽絕盜賊之萌當不費供億而盡得天下精勇之用上
曰廣西曾行之否雷奮奏廣西前後帥臣未能行此然
二廣賴民兵之用為多如向者廣東峒寇陳三捨之叛
招捕陳譚正籍民兵協力收護如近者廣州戍卒之叛

既是兵變自難以本州之兵制崔與之實率首領民兵登城捍禦叛卒遂遁此皆已試之驗陛下若由二廣推而行之澤被生靈者廣矣上甚然之時許應龍進故事曰李抱真為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天令閒月習射歲終大閱第其能否而賞罰之三年皆為精兵得二萬人既不廩於官而府庫實遂雄山東李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徙劔南西川至則率戶二百戶取一人使之習戰貸雜役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臣謂民兵可用勝如官兵蓋邊

陞之民耳稔乎鉦鼓之聲目熟乎旌旗之容迫近敵境而間探素審從事鞍馬而弓矢素精因其所素習而教閱之亦其所樂趨者况又激之以犒賞孰不知勸兼屋廬妻子皆欲其保護其自衛之計尤切今為之糾合使之捍禦非特國之利亦民之利也故民兵之用尤為得力若夫出戍之兵雖給之生券而居非其鄉有思歸之念無勇戰之心驅之使前雖不敢避然一聞少衄棄甲而潰尚何望其用命哉李抱真昭義步兵足以制山東之變李德裕雄邊子弟足以捍南詔之強其成效大驗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六
蓋可考也。為今之計，官兵固當激勵使之精銳，而民兵尤宜糾集，然區處民兵要必有法，蠲其力役而使之安，教以技擊而使之熟，擇其精銳而重賞之，則感激而思奮，統以隅總而倡率之，則緩急之足恃，抑有所當察者。出戰則民兵當其鋒，勝捷則官軍爭其賞，既無所獲，誰肯効力？是以雖有民兵之名，而未底安邊之績者，其患實繇於此。必於奏凱之際，為之分別，官軍有功則賞官軍，民兵得勝則賞民兵，所行既公，其誰不服？但州縣之吏尤當戒其侵擾，使平時既失其心，則警急曷望其助。

如此數弊為之覆置，則孰不樂為吾用？比者官軍間有敗衄，闕額未補，若就沿邊招募於勢尤便，蓋其人精強，又習戰鬪，使之戍守，不惟省生券之費，又且無調發之勞。一舉而兩得，實因時權宜之長策也。欲望明詔制閫，速作施行，庶邊疆固而國勢強矣。中書舍人袁甫奏乞團結民兵劄曰：臣聞方今邊面之患在乎兵少而力分，蓋兵少則備疎，力分則膽薄，敵攻其虛，如蹈無人之境。本朝康定初，契丹擾北，元昊叛西，可謂甚急矣。始詔河北河東路強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六
五人為團置閘官四團為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
為指揮置使年二十係籍各置弓弩分番教習官日給
糧二升河北在籍者二十九萬三千河東十四萬四千
陝西亦十五萬而卒以此制西北二虜未聞事勢急遽
之時而不可以行團結之策也今者坐視所在兵少力
分之弊不亟起而圖之韃虜之來勢若風雨乃欲以踈
漏單薄之備當飄忽剽悍之敵一處失守則諸處盡瓦
解矣臣之愚計謂宜作急行下應沿邊州郡日下舉行
團結民兵之政其間或有規模已成者更須精加整葺

務令縝密如其未曾結集去處宜及今嚴行約束亟作
措置處處有保甲人人知固守無朽虛踈薄之患有周
圍捍禦之功此實當今至大至急之務也朝廷每舉一
事未嘗不曰專委監司郡守其所以鼓舞監司郡守者
未嘗不曰有賞罰柰之何能言而不能行歟當勢之急
也則曰倉卒何暇為及羽檄稍稀虜騎稍良又諉之於
無事矣如此則是終無可為之時也今者團結民兵事
願陛下宣諭宰執務在速行如救焚拯溺不容少緩仍
責在監司郡守以能否為賞罰郡守不勝任則監司按

劾監司不稱職則臺諫評彈毋事空言專行實政則備
密而膽壯又何鞫虜衝突之足慮哉

保勝軍 理宗淳祐四年七月詔江淮失業強壯之人
置武勝五千人從淮西安撫副使王鑑請也

山水寨 孝宗隆興元年臣僚言乞行下都督府專委
兩淮守臣各括責山水寨首領姓名保明來上量補官
資專一裒集鄉兵俾之團結明立賞格一有緩急入城
守禦荆襄邊郡亦乞行下制置司依此施行詔江淮都
督府湖北京西制置司措置二年十二月十日勅楚滁

濠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楊成西和襄陽德安府
信陽高郵軍應州縣山水寨首領自備錢糧糾集把隘
或戰鬪立功仰逐州軍守臣保明申省取旨推恩 理

宗淳祐三年六月資政殿學士知温州趙與權乞廢併
諸寨增置鎮海寨兵以備倉猝從之 時李明復奏曰
寨之有家計向者吳玠實創之岷曰仇池鳳曰秋防原
階曰楊家崖成曰董家山是四者皆有險可恃有泉可
飲又為之糧以食為之屋以居無事則寓于州有事則
歸于寨其為慮蓋甚悉也自紹興至開禧虜賞侵犯矣

續文獻通考
視之而不敢攻以存險在前也逼之而不敢越懼吾之襲其後也古人設險守國殆不過此曦變以後邊帥欲築城以為守而家計寨之實遂廢曩時蜀帥又欲列柵以為固而山寨之役遂興夫謂之山寨與前所謂家計寨若類矣而實非也蓋家計寨凡四擇地利之絕險者為之而山寨則為數七十無其險也家計寨之設乃官與民相保聚其力足以捍敵而山寨則家自為活無其力也彩畫成圖但說觀美多張虛勢無補實用是驅之使就死地也以山寨之受禍也而併與其足以避禍者

廢而不葺亦未之思耳臣謂家計寨宜復其舊者此也

義勇 紹興中鄂州七縣主客戶六萬六千三十二口

三十一萬四千八百九十四而民兵之籍總為萬五千

二百有一人岳州義勇之籍四千四百九十九人四邑

保伍九百三十五甲計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三人大抵

荆鄂岳三郡率五家供一兵焉三十一年虜亮寇江詔

淮漢等郡籍民為兵時荆南守曹巖乃請籍民為義勇

其法取于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為甲五甲為團甲皆有

長擇邑豪為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藝糧從官給初軋

道間舉荆南七州之籍主客佃戶凡四萬二千餘戶計
十萬餘丁除當差役人外得義勇八千四百九十八人四
年荆湖安撫王炎言荆湖義勇團結教集使之自備食
用必不能辦乞截留本所苗米萬四千石年漕司應副
錢二萬緡仍從都統司假甲三千弓矢旗幟官為造給
有旨從之六年二月辛亥帥司劉珙言荆南湖北兩路
民兵訪聞諸郡起籍民兵有上三等戶取義勇一人亦
有四等五等戶取一人產多者可以支吾少者往往棄
產逃走乞充義勇者並免科役及身丁口四等戶仍差

免保正長伍等戶又免三分稅役每七十五人為一隊
遇教閱日以營屯田之穀供其費奏可仍以甲萬副與
之是年九月權知荆門馮忠嘉奏本軍所教義勇三千
五百四十八人教閱各有一月乞添展教之三月詔令
劉珙相度申奏七年正月馮忠嘉又教閱本州義勇因
舊籍增補三百人又籍戶馬得四百匹分為六隊孝宗
大喜詔總領所歲以馬料千石給之仍擢忠嘉直秘閣
淳熙初張栻為帥遵修劉珙之法義勇增多至萬五百
人分為五軍軍分五部栻既去教法寢弛十一年冬趙

雄為帥舉行其政增三百人通舊為萬三千八百人大抵湖北諸郡皆有義勇信陽有義勇又有義士惟澧州石門慈利不置藉紹興末守臣亦藉之章穎帥湖北時又乞義勇之應差保正者以家業錢多寡為限限外之數與官戶輪差從之 理宗端平二年八月新知建昌軍徐棗辭奏江淮海道利害上曰淮兵不為不多棗奏義勇忠義雖多正兵甚少上曰義勇亦自可用棗奏皆沿淮戀土之民人人可用

忠勇 理宗紹定四年七月紹制總諸帥戎司凡忠勇

死義之家並與優給其有子才藝異眾者令赴樞密院審視錄用之 時李鳴復奏曰軍之有忠勇初以陝西弓箭手刺為之興洋曰義士金州曰保勝京西曰保捷而關中則謂之忠勇是兵也可以攻可以戰而尤利於守盖有墳墓屋廬以繫其志有妻子骨肉以堅其心其勢當效死弗去也關外之賦總不過四十萬若盡蠲以為軍一人執役數人荷戈隨之籍一萬人可得數萬人用古者寓兵於農何以異此韃寇之入制司懼其勢之難以支也徧給旗榜以招忠義事定之後又知忠義之

不容散遣也創置軍籍以行屯田夫謂之忠義與前所
謂忠勇若一矣而實殊也蓋忠勇軍自給衣糧器械而
忠義則給之於官者也忠勇軍有常產故有常心而忠
義則皆烏合者也責以屯田未必果能執耒核其實數
未必果皆按籍此蓋不能無弊也創增官券以養忠義
而其不費官券者乃寢而不行亦幾倒置矣臣謂忠勇
軍當增其額者此也家計寨復則保聚有要地而人心
安忠勇軍增則備禦有勁兵而人心固臣之所論非特
為五州計為西蜀計也陛下如以臣言為可採乞下四

川制置司叅酌施行

忠義 嘉定八年命利州路安撫司招刺忠義人十
一年命四川制置司招集忠義人忠義人立功其賞視
官軍司令許應龍奏曰夫紓一時之急者不得不為權
宜之舉防後日之患者不可不為強本之計賴忠義之
人以紓一時之急豈非權宜之舉乎練官軍以防後日
之患豈非強本之計乎粵自京口之舟失於警備之不
嚴泗水之師歟於揣度之不審既而决淮陰之勝以挫
殘虜之鋒者忠義之力也邇者烽燧告警而敵情叵測

續文獻通考
遊騎出沒而疆場靡寧未幾秦濠梁之捷以伸吾中國
之威者又忠義之力也雖然此特權宜之舉而疆本之
計又有不容緩者蓋元氣既固外邪自消吾之威令苟
伸則英雄豪傑之徒莫不俛首屈意於其下然則官軍
者豈非今日之所常振乎官軍振則根本強根本強則
忠義之人可以為吾之助而不能為吾之患此亦漢以
南北軍相制之遺意苟以其脆弱難用不加激勵而攘
却之功一切倚辦於忠義彼將謂秦無人萬一恃強而
驕蹇挾功而邀求不厭其欲其能帖然而無譁乎况吾

之虛實彼所熟知苟一搖足何以制之且今之官兵非
不多也器甲非不利也廩食非不繼也以此禦戎何患
不濟苟能揀其銳銳嚴其紀律日夕淬礪常若寇至迨
遇敵之際則功多者有厚賞不進者有顯戮毋徇私意
而為之重輕毋事姑息而為之容隱則怯者奮而為勇
弱者轉而為強兵威振勵隱然有猛虎在山之勢不惟
可以折敵人之衝尤可以消山東偏重之勢何者彼知
朝廷之所倚仗者不專在我也夫既資彼之力以紓一
時之急復彰吾軍以消他日之患則國勢歸然猶泰山

而四維之矣而或者乃曰忠義之人猶養虎耳饑則求食飽則反噬深咎夫招來者之不審也吁是固然矣然既招之則不容却之彼既與虜為仇群然歸我苟無以安其心是絕其向生之塗激其等死之忿獸窮則搏勢所必至况彼方有功於我猶賴以為犄角之助則亦惟區區調伏使之有致遠之能而無泛駕之虞耳所謂區區之策者何也懷之以恩結之以信寵之以爵賞賚之以缺額官兵之廩使之歡忻感戴樂為吾用而吾之兵威又足以鎮服其心則亦庶乎其可也吁忠義若可慮

也而有以制之則不足慮官軍若難用也而有以勵之則皆可用然而致此者則必有任其責者耳夫膺守禦之寄者邊將也總邊將之權者制閫也昔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得以乘機制變而有成功今之任制閫者苟得其人則舉邊陲之寄悉以付之使進退伸縮莫不如意則號令一而人心協苟州縣之有事權者或得以已見專達雖曰事機無壅然而謀議或有異同施行或至抵牾則倉卒緩急諸將罔攸稟令廟謨宏深其必有以處此矣

續文獻通考
卷之八
鎮淮 淳祐十年十月詔淮西疆場延袤八百餘里近
令沿江制司團結耕屯漸已就緒但制置司江南相
去差遠可令淮西提舉李子達就司空山創司提舉本
路山寨

忠衛軍 景定初孫子秀以浙西提刑兼知常州淮兵
數百人浮寓貢院給賞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于朝創
名忠衛軍置寨以居截撥上供贍之

遠

遼有大首領部族軍親王大臣體國如家征伐之際往往

置私甲以從王事大者千餘騎小者數百人著藉皇府
國有戎政量出三五千騎留餘兵為部族根本

太子軍 偉王軍 永康王軍 子越王軍

麻荅軍 五押軍

衆部族軍分隸南北府守衛四邊各有司存

北府凡二十八部

侍從官帳曰奚王府部鎮南境曰五院部六院部東北
路招討司曰烏隗部東北路統軍司曰遙里部伯德部
奧里部南尅部北尅部圖盧部木者遠魯號部河西部

西北路招討司曰突呂不部與衍女直部室常部西南
路招討司曰濕刺部烏古刺部涅刺越兀部梅古悉部
頡的部匿訖唐古部鶴刺唐古部黃龍府都部署司曰
隗衍突厥部與衍突厥部北唐古部五國部 烏古敵
烈統軍司曰迭魯烈部^敵戍隗烏古部曰北敵烈部南
府凡一十六部曰鎮駐西南境曰乙室部西南路招討
司曰品部迭連迭刺部品達魯額部乙典女直部 西
北路招討司曰楮特部東北路統軍司曰達馬鼻古德
部東北路女真兵馬司曰乙室與隗部東京都部署司

曰楮特與隗部窈爪部稍瓦部曷木部戍倒塔嶺曰訛
僕括部屯駐本境曰撒里葛部南唐古部薛特部

五京鄉兵

上京臨潢府統轄有丁一十六萬七千二百 東京遼
陽府統轄有丁四萬一千四百 南京析律府統轄有
丁五十六萬六千 西京大同府統轄有丁三十二萬
六千七百 中京大定府統轄丁籍莫考可見者高州
三韓縣丁一萬 已上五京民丁可見者一百一人萬
七千三百

邊境戍兵

東京至鴨綠西北峯為界黃龍府正兵五千咸州正兵一千 東京沿女直界至鴨綠江軍堡凡七十各守軍二十人計正兵一千四百 來遠城宣義軍營八太子營正兵三百大營正兵六百蒲州營正兵二百新營正兵五百加陀營正兵三百王海城正兵三百柳白營正兵四百沃野營正兵一千 神虎軍城正兵一萬 右一府一州二城七十堡八營計正兵二萬二千此東境戍兵所以備高麗女直等國也

金

太祖收國元年五月詔遼東京州縣及南路降者置猛安太謀克一如本朝之制

海陵貞元中遷都于汴徙上京路右諫議烏里補猛安太師勗宗正宗敬之族處之中都翰論和尚胡刺三國公太保昂唐事烏里野輔國勃魯骨定遠許烈故果國公勃迭八猛安處之山東阿魯之族處之北京按達族屬處之河間旋命兵部尚書蕭仲恭等與舊軍皆分隸諸總管府節度使授田牛使之耕食以蕃衛京國

世宗大定十五年十月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十人分行天下再定猛安謀克戶每謀克戶不過三百七謀克至十謀克置一猛安二十年以祖宗平定天下以來所建立猛安謀克因循既久其間有戶口繁蕪地里遠近不同又自正隆之後差役無度乃大定間亦有功多未酬者遂更定以詔天下復命新授者並令之封其謀克人內有六品以下職及諸局承應人皆為遷之三從以上族人願從行者猛安不得過十戶謀克不得過六戶二十一年三月詔遣大興尹完顏迪古速遷河北

東路兩猛安上曰朕始令移此欲令與女直戶相錯安置久則自相姻親不生異意此長久之利也今者移馬河猛安相錯以居甚符朕意而遙落河猛安不如此可再遣兵部尚書張那也按視其地以雜居之二十二年以山東屯田戶鄰于邊鄙命聚之一處俾協力蚕種右丞相烏古論元忠曰彼方之人以所得之地為家雖兄弟不同處故貧者衆叅政粘葛幹特刺曰舊時兄弟雖析猶相聚種今則不然宜令約束之又以猛安謀克舊籍不明遇簽軍與諸差役及賑濟增減不以實命括

其口以實籍之 二十四年以上京率胡刺温之地廣而腴遣刑部尚書烏里也出府庫錢以濟行資牛畜迂速頻一猛安胡里改二猛安二十四謀克以實之蓋欲上京兵多他日可備緩急之用也 承安元年六月詔應禁軍器路分步弓手擬于射糧軍內選之馬弓手擬于猛安謀克軍戶餘丁內選之其有為百姓害從本州縣斷遣無猛安戶于二百里內屯駐軍餘丁內取之依弓步手月給二貫石 是時宗室戶百七十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

東北路部族紮軍曰迭刺部曰唐古部二部五紮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其他若助魯部族烏魯古部族石壘部族萌骨部族計魯部族孛本部族數皆稱自西北西南二路之紮軍曰蘓謨典紮曰耶刺都紮曰骨典紮曰唐古紮曰霞馬紮曰木典紮曰萌骨紮曰咩紮曰胡都紮凡九其諸路曰曷懶曰蒲輿曰婆速曰恤撻曰里改曰移懶移懶後廢皆在上京之鄙或置總管府 置節度使領之

宣宗貞祐二年河東北路按察使王擴陳守禦策大約謂

軍校猥多分例過優萬戶一員其俸可給兵士三十人本路三從宜萬戶二百餘員十羊九牧類例可知乞以千人為一軍擇里重一人萬戶兩猛安四謀克足以教閱約束矣豈不簡易而省廢哉書奏不見省

渤海軍 渤海八猛安之軍也

奚軍 奚人遙輦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奚軍初徙于山西分遷河東

漢軍 大定時所置有事則簽取于民無事或亦放免中都永固軍 大定時所置

鎮防軍 諸軍中取以更代戍邊者

西北分番屯戍軍

西北永屯軍 初太祖收國二年四月詔以婁室言黃龍府地僻且遠宜重戍守乃命合諸路謀克以婁室為萬戶領之世宗大定五年正月詔泰州臨潢接境設邊堡七十駐兵萬三千命元帥府諸新舊軍以六萬人留戍餘並放還章宗承安三年八月命護衛右和尚為押軍萬戶率親軍八百人武衛軍千六百人戍西北路西北路驅軍 金初所免遼人之奴婢使屯守泰州者

邊鋪軍 守河南陝西邊界者

三虞侯順德軍 守河東邊界者

諸路効節軍 章宗所置掌司弓手者

河南陝西弩手軍 宣宗興定二年選募二千人為一

軍賜號威勇

諸路射糧軍 募民為之五年一籍三十以下十七以

上強壯者皆刺其中以募充雜役者

牢城軍 嘗為竊盜者以充防禦之役

土兵 司警捕之事

長勝軍 天會間郭藥師所統而降者皆遼水側人也

以鄉土歸金皆愁怨思歸宗望令罷還正隆間又嘗罷

諸路漢軍而所存者猶有威勇威烈威捷順德及韓常

之軍之號

義軍 貞祐二年古里甲石倫同知太原府事奏請拓

集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副統正

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

為一謀克五謀克為一千戶四千戶為一萬戶四萬戶

為一副統兩副統為一都統外設一總領提控制可

邊境置兵之州三十八鳳翔延安鄧鞏熙州潁蔡隴秦
河海壽唐商泚蘭會積石鎮戎保安綏德保德環葭澳
寧邊東勝淨慶來遠桓昌曷懶婆速蒲與恤品胡里改
置于要州者十一南京東京益都京兆太原臨泚臨潢
置秦撫蓋及宣宗南遷虜軍潰去兵勢益弱遂盡擁益
安戶之老稚渡河僑置諸總管府以統之器械既缺糧
備不給腴民膏血而不足乃行括糧之法一人從征舉
家待哺又謂無以堅戰士之心乃令其家盡入京師不
數年至無以為食乃聽其出而國亦屈矣然初南渡時

盡以河朔戰兵三十萬分隸河南行樞密及帥府往往
蔽匿強壯驅羸弱使戰不能取勝後乃至以二十五人
為一謀克又設猛安每謀克除旗鼓司火頭五人任戰
者止十八人不足成隊伍但務存其名而已故劉祁謂
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邊釁輒下令簽軍使遠近
騷動民家丁男或皆強壯盡取無遺號泣動乎閭里嗟
怨盈于道路

大將府治稱號 收國元年置咸州軍帥司以經畧遼
地置南路都統司以討張覺 天輔五年襲遼主始有

內外諸軍都統之名又置奚路都統司以御奚後改為六部路都統司每司統五六萬人又以渤海軍為八猛安猛安上軍帥軍帥上萬戶萬戶上都統然時亦稱軍帥為猛安而猛安則稱親管猛安者及燕山既下循遼制立樞密院于廣寧府以總漢軍 太宗天會元年以襲遼主所立西南都統府為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三年以伐宋更為元帥府其都元帥必以諳班孛極烈為之恒居守不出六年詔還二帥以鎮方面諸路各設兵馬都總管府州鎮置節度使沿邊州置防禦使凡州府

所募射糧軍牢城軍每五百人為一指揮司使分為四都都設左右什將及承局押官其軍數有多寡則與近者合置不可合者以三百人或二百人亦設指揮使若百人則止設軍使百人以上立為都不及百人止設什將及承局管押官各一員十年改南京路都統司為東南路都統司治東京以鎮高麗後又置統軍司于大名府 海陵天德二年改諸京兵馬都部署司為本路都總管府罷大名統軍司而置統軍司于山西河南陝西三路以元帥府都監監軍分統天下之兵又改烏古迪

烈部統軍司為招討司以婆速路統軍司為總管府三年以元帥府為樞密院罷萬戶之官正隆末復陞陝西統軍司為都統府世宗大定五年復罷府降為統軍司尋又設兩招討司與前凡以鎮陞東北路者初置烏古迪烈部後置于泰州泰和間以去邊尚三百里乃命分司于金山西北路者置於應州西南路者置于桓州樞密院每行兵則更為元帥府罷則復為院宣宗南遷河北封九公因其兵假以便宜從事沿河諸城置行樞密院元帥府大者有便宜之號小者有從宜之名

元光間招義軍總以都統又外設總領提控故時皆稱元帥為總領

養兵之法

熙宗天眷三年詔歲給遼東戍卒紬絹有差海陵正隆四年命河南陝西統軍司并虞候司順德軍官並增廩給六年將南征以絹萬匹于京城易衣襖穿膝數萬給軍世宗大定三年南征軍士每歲當支一千萬貫官府止有二百萬貫外可取于官民戶此軍須錢由始也時言者以河南山東陝西等路循宋齊舊例州縣司吏

弓手于民間驗物力均敷顧錢名曰免役請以是錢贍軍省其數以聞詔罷弓手錢其司吏錢仍舊四年六月奏元帥府乞降軍須錢上曰帥府支費無度科取于民甚非朕意仰會計軍須支用不盡之數及諸路轉運司見在如實缺用則具數以聞十年四月命德順州建營屋以處屯軍十七年七月以羊皮三萬賜西北路戍兵章宗承安三年以軍須所費甚大乞驗天下物力均徵擬從黃河夫錢例徵軍須錢驗各路勢家物力每貫徵錢四貫西京北京遼東路每貫徵錢二貫臨潢全州

則免徵周歲三限送納恐期遠遂定制作半年三限輸納凡河南陝西山東做老千戶謀克蒲葦正軍阿里喜等給賞之例舊制千戶十年以上賞銀五十兩絹三十疋不及十年比例十年以上謀克支謀克十年以上銀四十兩絹二十五疋不及十年銀三十兩絹二十匹蒲葦十年以上銀三十兩絹二十疋不及十年銀二十兩絹一十五疋馬步正軍錢一貫五百文米四斗一馬芻粟阿里喜隨色人錢一貫米四斗一馬芻粟德順軍指揮使錢六貫米二石八斗絹六疋三馬芻粟軍

使什將錢四貫米一石七斗絹五疋給兩馬料長行錢
二貫米一石五斗絹四疋綿十五兩給一馬料奚軍
謀克錢一貫五百文米一石五斗紬絹春秋各一疋給
三馬料蒲輦錢一貫米二石七斗紬絹同上給二馬料
長行錢一貫米一石八斗紬絹同上飼一馬北軍臨
潢等處永屯駐軍千戶錢八貫米五石二斗絹八疋飼
馬六匹步軍飼兩馬地五頃謀克錢六貫米二石八斗
絹六疋飼五馬地四頃蒲輦錢四貫米一石七斗絹五
疋飼四馬地三頃正軍錢二貫米一石四斗五升絹三

疋綿十兩地一頃旗鼓司人與阿里喜同交替軍錢二
貫米四石阿里喜錢一貫五百文米四斗上番漢軍千
戶月給錢三貫糧四石絹八疋飼四馬謀克錢二貫五
百文糧一石絹六疋飼二馬正軍錢二貫米九斗五升
絹四疋上京路永屯駐軍千戶月給錢粟十五貫
石絹十疋綿二十兩飼三馬謀克錢六貫米二石八斗
絹六疋飼二馬正軍月支錢二貫五百文米一石二斗
絹四疋綿十五兩飼一馬阿里喜隨色人錢二貫米一
石一斗絹四疋綿十五兩諸北邊永駐軍月給補買

馬錢四百文隨色人三百文 貞祐三年軍前委差及掌軍官規圖糧料冒占職役皆無實員又見職及遙授者已有俸給又與無職事者同支券糧故時議欲省員減所給之數俟征行則全給之及興定二年彰化軍節度使張行信言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蓋欲感悅士心使為國盡力耳至于無事之時其妻女猶受給何謂耶五年京南行三司官石抹幹魯言京南東西三路見屯軍戶老幼四十萬口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官租甚非善計皆不見聽 諸屯田軍人如差防送日給錢

一百五十文 省管孝寧宮人月給米五斗柴一車春秋衣麤布一段秋絹二疋綿一十五兩 諸黃院子年滿者以元請錢糧三分內給一貫石養老

按史臣曰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驚勁人多沉雄兄弟子姪才皆良將部伍保落技多銳兵加之地狹產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耐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變弱為強以寡制衆用是道也及得志中

國自顧其宗族國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為効力而守猛安謀克雜廁漢地聽與契丹漢人婚姻以相固結迨夫國勢既盛則歸土地削位號罷遼東渤海漢人之襲猛安謀克者漸以兵柄歸其內族然樞密簽軍募軍兼採漢制伐宋之役參用漢人及諸部族而統以國人非不知制勝長策在于志一之將用力齊之兵也第以土宇既廣豈得盡任其所親哉馴致極盛乃自患其宗族國人之多積其猜忌卒自戕賊遂致強本刊落醇風鏗裂將帥携離兵卒驕情迨其亡也忠孝

等軍構難于內亂軍雜人召禍于外向之所謂志一而力齊者不見可恃之勢豈非自壞其家法所致與

元

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鎮戍之兵亦重矣然自其始而觀之則太祖太宗相繼以有西域中原而攻取之際屯兵蓋無定向世祖之時海宇混一然後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反新附等軍戍焉承平既久將驕卒惰軍

政不修而天下之勢遂至于不可為矣
各路立萬戶府各縣立千戶所以鎮壓各處其所部之
軍每歲第遷口糧府縣關支而各道以宣慰司元帥總
之

世祖中統三年九月詔益都行省大都督撒吉思與董文
炳會議兵民籍每十戶惟取其二充武衛軍其海州東
海州東海漣水移入益都者亦隸本衛 至元十一年
正月勅荆湖行院以軍三萬水弩砲手五千隸淮西行
院 是年六月勅合荅選部下蒙古軍五千人與淮軍

分戍沿江堡隘為使傳往來之衛 十五年九月詔分
揀諸路所括軍驗事力乏絕者為民其恃權豪避役者
復為兵又減至元九年所括三萬軍半以為民其商戶
餘丁軍並除之 二十二年令福建黃華畬軍有恒產
者為民無恒產與妻子編守城軍

成宗元貞二年樞密院臣言江南近邊州縣宜擇險要之
地合群戍為一屯卒有警急易於徵發詔行省圖地形
覈軍實以聞 大德元年十二月中書省臣言世祖撫
定江南沿江上下置戍兵三十一翼今無一二懼有不

虞外郡戍卒封椿錢軍官遷延不以時取而以已錢貸之徵其倍息逃亡者各處鎮守官及萬戶府並遣人追捕皆非所宜帝曰卿言良是 二年九月命廣海左右江戎軍依舊制以二年或三年更代

文宗天曆元年冬十月罷內郡及行省兵

順帝至正十年冬十月中書奏東南千里外妖氣見合立兵馬司以掌防禦遂置大名東平濟南徐州四兵馬司十四年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胡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為兵免其差役令討賊自効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

毛胡蘆故以名之 是年立淮東等處宣慰司置司天

長縣統濠泗義兵萬戶府并洪澤等處義兵 又置大

兵農司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共四處其屬又有兵農千

戶所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四 十七年春正

月命山東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

專率義兵以事守禦仍命郡守提調聽宣慰司節制

十一月詔天下團結義兵路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事

十八年二月議團結山西大小十一處以為保障命

中書右丞塔失帖木兒左丞烏古孫良禎等總行提調

設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編立牌甲分守要害互相策應九月中書左丞張冲請立團練安撫勸農司二道一奉元延安等處一鞏昌等處從之

胡粹中曰兵貴精不貴多將在和不必衆添設帥領團結義兵不足以禦敵適足以資敵耳田豐等十萬戶相繼背叛而山東先夫團結果毅軍何益哉

果毅軍 至正乙未秋杭破越民結義固守江南行臺官檄邁里古思總統義民護城池乃更募得勇悍者三千餘人以果毅二字為號曰果毅軍時御史大夫拜住

哥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 吳良佐華亭人好學有才氣至正兵起總帥與語大悅版授華亭尹辭請以白衣議事帥賢之俾自集白甲保障鄉里全活者數千家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三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兵考 郡國兵下 邊兵 土兵

皇明

都司

太祖洪武八年改都衛及行都督府為都指揮使司今都
指揮使司十六自十三省外有大寧萬全遼東都指揮
使一人都指揮同知二人都指揮僉事四人其屬經歷
一人都事一人斷事一人副斷事一人吏目一人司獄

續文獻通考
一人凡都司並流官或得世官歲撫按察其賢否五歲
選軍政而廢置之使同知僉事常以一人統司事曰軍
政掌印一人練兵一人屯田曰軍政僉書巡捕軍器漕
運京操備禦諸雜務並選充之曰見任管事否曰帶俸
凡備倭守備行都指揮事者不得升牙公座凡 朝廷
吉凶之禮視布政司經歷典出納文移都事為之貳斷
事理刑獄副斷事為之貳吏目從之司獄守獄
都指揮使司掌官軍之政令各率其衛所以隸於五府
而聽於兵部

京衛外衛

太祖洪武元年正月定衛所官軍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
達於郡縣之險要者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
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為
一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
千百戶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 詔詔總兵官佩將印
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於 朝官軍各回本衛總兵官
不敢擅調

各衛指揮使司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

四人衛鎮撫二人陞授改調增置無定員其屬經歷司
經歷一人知事一人有衛學教授一人訓導一人

各衛指揮使司掌軍旅防禦之事使同知僉事考選掌
管衛事凡世流襲替優給優養報都指揮使司達所隸
都督府移兵部每歲藩臬撫按察其賢否五歲一考選
軍政廢置之一人統衛事曰軍政掌印一人練兵一人
屯田曰軍政僉書京操巡捕出哨備禦軍器漕運諸雜
務曰見任管事編諸行伍曰帶俸差操凡撥軍補軍替
軍選軍募軍並統於掌印凡城池時葺浚之度其財力

軍十三民十七鎮撫掌刑獄經歷典出納文移知事佐
之軍民指揮使司亦如之

宣宗宣德元年八月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
時天下軍政既久而弊軍之姦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
援良民充伍所司利姦人之賄輒從之民受枉比比遠
邇一轍 上知其弊遂 命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
縱姦

凡尺籍衛所上缺伍圖冊府縣上軍戶文冊並下諸省
按勾衛所即去府縣近不得輒相移文凡清軍司府州

縣設專官或監以御史歲集里老覈其招募塚集罪謫
改調營丁籍戶之數以跟捕紀錄開伍結除停勾嚴稽
其冒漏而寬其恩復

國朝有抽丁之說蓋伍耗而籍兵餘之丁以為兵也兵
之取亦多途矣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有籍選從征者
諸將素將之兵也平定其地有留戍者矣歸附者元之
故兵與諸僭偽者之兵也舉部來歸有仍其伍號者矣
調發則以罪人籍選拔之編戶途不一也夫取之多途
則人無定貫人無定貫則額難久盈積之百九十年而

欲伍不耗不可也雖然一夫一嬖異世為族積之百年
十年後而謂丁無餘不足更籍以為兵亦不可也今之
言足兵者有三曰清勾也召募也徵調也清勾責辦于
歲年効緩而功倍召
于時月費侈而弊滋徵調
責辦于旦夕廩困
非其所樂笠之猶逸數

往數來伍無恒丁矣
足恃也見利則趨遇害則
避以逃以匿費無實効召募不足恃也介冑蟻虱于道
途戈鋌朽敗于羈寓士憊而疲馬踏而仆徵調不足恃
也故議者有抽丁之說焉然抽丁事大懦者憚于賈怨

弱者惑于守常夫莫非王臣天地之大分也以籍為定
國家之永制也今閭閻之民有一不服庸調者乎甚
至 藩府之護衛功臣之佃丁有一不供 藩府之用
功臣之役者乎由 國初以至于後百九十餘年矣始
而一軍繼而餘繼而屯丁繼而復餘理勢必有者也始
而一軍繼而絕繼而不絕又繼乃絕亦理勢必有者也
絕者以理勢之必有則罷其勾空其伍餘者不以理勢
之必有抽其丁籍為兵是豈乘除之道哉取之於民則
曰籍定矣民不可以為兵取之于兵之餘復以賈怨守

常已之則亦幸絕者十一也即不幸而十二三焉十四
五焉將不披堅荷戈矣乎是宜日紛紛于清勾召募而
日不足矣夫為清勾之善者不過曰謹單籍之造慎里
甲之挨嚴解補之限而已然亦及于戶在丁存者也丁
戶盡者吾末如之何矣為召募之善者不過曰厚募直
以鼓其集速月廩以樂其住處墾田以永其業而已然
亦及于身在長子孫者也身死無子孫者吾末如之何
也已夫戶丁單弱者其血食如綫民之無告者也今執
縛之拘繫之曰補爾祖伍宜爾也而期功林立族大且

茂者則以賈怨守常而不及召募應募者其家徒壁立
民之遊惰者也今優厚之責望之曰籍其死力宜爾也
而業產丘峙丁廣且閒者則以賈禍守常而不及安在
其爲絜矩也故嘗曰以惜費計則召募不如清勾以措
用計則清勾不如召募兩計之則清勾召募皆不抽丁
也然有欲行之者矣擬議而心駭指措而頰謗主者未
竟其畫而隱匿欺漏之弊作賄賂公行矣抽者未至其
伍而告訐爭奪之風熾訟獄無已時矣故嘗爲之策曰
衛所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丁之庸也有則衛所丁之

雜役也無則政之不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之丁無
籍政之大不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夫十年編籍制也
州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州縣行之衛所
則否夫不編籍則名姓不登于版圖自天子不得以知
其數不均徭則業產不較其盈歟其長又烏得而差別
之夫軍戶族滿十丁者曰其一兵也二三或屯田也其
餘則以供是兵也而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供之夥邪
官戶族滿十丁者曰品官有優典也是不宜強之也而
族滿百丁者亦然胡此優之厚邪是又所謂政之大不

一而于理大不通者也欲其一則十年之編衛所宜與
州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衛所亦宜與州縣同也
夫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有編則三十拔其
一五十拔其一其所以為兵者不有定乎州
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役民壯二金役快手為武備者
不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准民壯以為步兵准快手
以為騎兵者不既多乎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尚難以
三年徭行之至易今衛所之丁苦于無徭以差別其雜
役望其長者不少也上之人誠能即是而導之曰三年

一審編如民也有不懽然樂從者乎是編也不必付其
長也近而取諸兩鎮若山西州縣吏之良遠而取諸北
直隸若山東河南州縣吏之良合二鎮不十餘人人不
二三衛所集其丁而公審之有不有謂有無謂無衆曰
衆寡曰寡者乎兵身罔論也而仍給之供視其步騎三
四五六人焉官身罔論也而仍給之優視其祿秩八九
十數人焉餘籍之以為庸有產籍之以為調總之以為
徭調以為銀差衛所之雜用辦矣單丁以為力差衛所
之雜役辦矣壯丁茂族以為兵兵之耗伍充矣兵不曰

兵別立之目以實曰僉丁以識曰義勇或以一金為步
二金為騎或一二金為步三四金為騎皆可也若騎為
難則盡以為步亦可也其無事時畊于野秋集之以乘
塞春役之以城塞亦可也今固虞乘塞者寡矣使即守
腹裏之墩而以墩卒乘塞亦可也今固虞民堡不守矣
使即具器械守附近之民堡亦可也夫無事畊不妨其
業有乘城則餽之行糧守民堡保其親故守墩則餽之
墩糧有不願從者乎行之二三年則令曰有不願歸農
恒于伍者歲給金糧如步兵其從者當過半也更二三

年則令曰有願因乘塞即家塞上者給金糧且給墾田
則從之者當又過半也是非合一政體轉移民心足補
軍伍之一大幾哉然其始則固宜秘之初曰均雜役次
曰僉義勇所謂秘之也

今上萬曆九年三月兵科給事葉初春奏議清勾夫軍
政原有條例設立勾軍之法亦云備矣然因逃而勾勾
而復逃因耗而清清而愈耗此豈法之行與抑亦行之
鮮益歟要之勾解之法人人苦之但使實逃而勾可也
多有本伍未缺而武弁利新軍之未復混申以勾擾使

解補得用可也乃有着伍未久而軍裝抵投見之費即故縱以逃回清理雖嚴耗亡如故臣查前歲兵部據該司叅議疏請釐積弊奉有 欽依併入考成之例大意于清勾分數比舊加嚴通行撫按督令清軍掌印官加意清理年終將清過數目造冊送查而巡按仍計算分數分別具奏有薦獎有遞罰有不及分數者住俸帶催雖經陞職不得離任必候清完六分以上方准開俸乃載 憲差考成依限註銷此為上下責成意豈不善然遵行以來每聞按臣回道多稱不便何也良以 明命

方赫孰敢怠違考成又嚴孰甘叅罰于是一歲查考則有一歲行移一番清勾則有一番騷擾若有司坐此住俸有碍陞取其苛刻鞭笞又將何所不至哉是官與民而俱病也竊謂勾軍積弊其來已久必欲釐革當自該衛始請自今申飭所司嚴禁該衛官如有申報逃亡務查的確年月要見名下食糧何日扣除遺下房屋有無替管取具行伍甘結方准行勾如有混行官吏定以贓究至于有司到任即令備查奉到勾單若干起造冊送清軍本道印鈐于內開某係丁戶盡絕曾經勘明某係

續文獻通考
有丁應繼見行勾取有陸續奉到者接開于後每季送道檢查分別定為考語仍照錢糧事例如冊內已開有丁而任內勾不及格及遇陞取必責勾開如數方准離任而撫按惟于復命併行舉劾焉似此立法亦足杜朦朧警怠惰而歲造冊籍年終考成酌量停止稍寬文法不亦可乎不然法愈嚴則民愈病臣誠未覩其益而深惜其害也

邊兵

邊軍有三等在本鎮為本兵調自他鎮為客兵邊民應

募及原點民壯為土兵 黃氏瑜曰近日本兵多被扣減糧餉占田私役採打松榛斫伐薪木客兵則一例屯種採辦屯哨扛拽月餉則本兵混支舊例折色者六月本色亦如之今自折銀七錢減至二錢五分則為本色糧每一石止與四斗至於器械欠缺馬匹羸弱皆不恤也土兵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幫貼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差役自二十石以下盡蠲之其後就募者山東河南之礦賊而已此邊軍之大畧也邊軍不足則調京軍人各銀一兩布二

足料二升然猶沿邊搶掠其安佚日久少經戎陣羸羸一逼人馬辟易挫掠則首尾逃避以搖人心小勝則強奪他功以為己利况邊粟有限餽餉不繼足生他變則可無慮乎近則潛役私門僱倩代操益不可用矣又曰愚竊以為京軍止衛京師邊軍各守本鎮惟土兵用塙集之法正貼二戶如古羨卒使不乏絕關外閒田及沒官無礙者人給二十畝使自耕之尤必廣開鹽額而輕其子粒或招商上納而倍息以償俱令輸納本色邊儲可旬月足矣在京則冬布花_衣在邊則胖襖鞵袴必必依

期給焉養軍大計似不出此然事勢亦已難矣 倪文毅公上疏云京營之兵素為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為虜人所侮此宜畱鎮 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于出禦以褻 天威且延綏邊也去 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 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 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于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于轉移馬力罷于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亢兵家奧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于此

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得謂計乎

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以太史令劉基奏立軍衛法乃自 京師達于郡縣皆立軍衛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衛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為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為一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維以成隊伍撫綏操練務在得宜毋取紊亂空歇有事征伐則 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于 朝廷軍士則各歸

其衛而大將單身還第其權皆出自 朝廷不敢有所

擅調 五年六月降律令于各衛禁止軍官軍人不得于私下或明白接受公侯所與信實金銀段疋衣服糧米錢物及非出征時不得于公侯之家門首侍立其公侯非奉 特旨不得私自呼喚軍人役使違者公侯三犯准免死一次軍官軍人三犯發海南充軍至菽園雜記乃云漢唐宋兵制皆取兵于民壯則入伍老則歸農即三代寓兵于農之遺制也 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謫發之地遠首

續文獻通考
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
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八九行伍實數能幾何人
况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于作弊無感乎行伍之虧
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法為主而以此法繩之
則隱匿脫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無而亦不至今日之
甚也

世宗嘉靖癸未山東盜王堂起本兵議欲調邊兵勦之時
崔銑著論曰國家有漢之全盛亡其疆無宋之苟安類
其弱盖由士業章句登仕太易鮮治經世之學官多牽

制遷代太數不予專斷之權弛而莫支莫甚于兵往者
薊賊劉七穿窬小醜蔓延萬人 朝廷遣官 命將費

三省之財調兩鎮之軍但尾之而行莫能設伏出奇一
鼓取績至狼山為風所覆然後獻俘勒銘上下胥慶舊
制縣僉民壯即古土兵近年增減靡定且戶各分門番
更月易多以備奴充之但可具役使之擒賊如驅羊而
入屠門也宜制大縣四百人次三百人又次二百人兩
戶醵出一人分為兩班間中多有便射精技多力善鬪
之徒令之雇代不足則兩戶抽一揀拔悍勁操習武事

登其材武者為隊長直者守城緝盜者休者力田樹桑立保伍伍鄉一長平居譏察逋衰小警結團以守夫民貧為小盜應倡而聚然後大每鄉嚴則縣靖縣嚴則府靖推之天下皆然時王堂轉掠河南予守侍講在朝大司馬彭公咨于銑曰非調邊兵不除銑問賊中有邊人乎公曰無銑曰賊恃一刃能驅民從之朝廷賞罰明重乃不如一賊之劫乎前中原及蜀盜或用邊軍彼知內之弱而致輕今又資藉之萬一恃功恣求後難控御土兵未歷戰氣索而怯如調保定達舍在前土兵在後

總之一將古云習慣如自然既可平賊我兵亦練彭公

如銑策奏行不月王堂平 明年甲申秋大同變始信邊兵

不可 二十三年春正月徵諸鎮兵成大同以二十二年

北虜有榆林甘肅之敗恐其再入也 是年九月巡撫

請撤薊鎮兵本兵從其議諸邊一時俱撤踰月虜破宣

府入紫荆關科臣劾朱方建議總督翟鵬輕信致虜乘

間深入 上命逮繫鵬方 詔獄御史舒汀復劾本兵

毛伯溫郎中韓勗漫為覆允奚獨無罪 上是之伯溫

褫職不叙勗逮訊杖戍邊 三十一年虜寇大同本兵

言大同鎮卒本足戰守自精銳入衛衆分勢散調兵赴援奔者告勞餉者告費數年之間動費七百萬緡乞以本鎮餘丁土民補足原額從之 三十七年九月諸鎮苦虜患乃建議各練本鎮戍卒省徵發費十之六從之然戍卒選悞不任戰歲練亦費萬金而臨事發徵如故穆宗隆慶五年四月戶部覆撫臣張學顏議處邊軍可行者三事一本鎮主兵有經半年未給糧料者請以催買河東本色與部運銀兩相兼給散以濟困乏一中後所遊兵一枝原議寧前官軍支行糧三年金復等衛抽集

官軍五年今支期已盡適值歲凶逃亡者多乞給一年以示賑恤一本鎮冬春調河東之兵以防海汛夏秋調河東之兵以防錦義往返以千里戍守數月廼待營回始給行糧不稱優恤行間之意以後凡遇調遣必先期量給或照數全給其設伏貼守堡寨在百里之間者亦約日支給以便軍士 上允行之 八月薊遼撫臣劉應節楊兆及御史余希周各條上議處薊鎮主客兵事宜希周欲定長戍客兵以免各鎮入衛往來之擾應節等欲分班輪戍而清補主兵之籍佐之并獻總兵戚繼

光添調南兵漸減客兵之議于是兵部覆言入衛兵疲困已極誠當議處但希周常成之說施于遼東宣大尤便當令彼中熟議奏行其延綏見兵四枝寧國二枝當酌行應節等議各分兩班每歲在薊者以十一月中旬放還期至歲暮抵家在延綏固原亦以十一月中旬起程期至歲暮抵鎮不必候到交代仍每名給犒賞銀一兩有馬死者通支本色行糧以恤其困其原留備冬兵馬暫撥本鎮標兵代之至於清理主兵宜特遣風力御史往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北直隸南直隸江北六處無

論原係何省何軍凡逃亡者盡數請勾并将各省應發邊衛充軍改撥薊遼二鎮則入衛兵可漸減矣若繼光添調南兵一說持之甚堅前總督譚綸亦斷以為可行今第當散遣與其懷土願歸者而更募紹寧金台兵補足九千之數發浙江庫貯減兵銀入五兩以給其家不給行糧到薊之日每南兵增一人則邊兵減一人即以所餘糧草充餉得 旨如議行

按山西三關一帶沿邊地方武寧以東十八隘口及山岡平漫之處雖騎可通然有險可據若得人以守虜冬

不能長驅而入寧武以西與虜切近為隣則漫然平曠虜騎可長驅無阻而原設兵將比之他邊甚少城堡亦甚稀疎然前此虜賊顧少侵犯者何也以大同重兵為之屏蔽也且由老營堡至八角所等處土廣人稀無所擄掠必深入至鎮西衛地方人畜堡寨始繁縱有所得及其返也又有大同平朔等處之兵截於前老營偏頭等處之兵乘其後往返必須數日則大同鎮城重兵亦皆會集據險邀擊往往失利而去彼雖犬羊無知然亦有所畏憚不敢輕入故三關之地兵雖寡弱老營堡等

處雖極臨邊境地方平曠而虜之侵犯比之他邊為少也又查得山西汾州潞州平陽等衛所官軍撥去大同防禦者七千餘名官軍月糧仍在山西支給以山西官軍戍守大同山西糧儲供給大同者止以其蔽山西也且虜之侵犯三關必由大同邊境而入今者大同之境時被侵犯切於自顧勢難他及而世平時久事失其初大同三關又各自分彼此則三關之地已為大邊極塞而老堡營一路平曠若此兵馬之寡弱若此將官城堡之稀少若此虜騎擁衆南下其何能支哉兵法曰勿恃

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者載觀今日虜之入寇姦謀詭計與昔不同向也無甲冑今則明盔明甲勢甚剽疾矣向也短于下馬不能攻它城堡今則整備鑿鏗攻它城堡矣向也不知我之虛實夷險雖或深入不能久留今則從容久掠按轡而歸矣向也羣聚而入羣聚而出忽若飄風今則大舉決于一處各掠各邊使不暇應援矣向也兵無紀律烏合而來星散而去今則部伍嚴整旗幟號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廬舍今則放火焚燒矣其故何哉有中國之人為之謀畫有中國之人為之嚮導有

中國之人為之奸細有中國之人遺之以鐵器况事變之時投入虜中者又皆慣戰有勇之人也此在虜者如此也度我度彼勝負從可知矣夫萌芽不剪滋蔓必長履霜不戒堅冰斯至今大同之兵既不能為三閔屏蔽也而三閔之兵馬不增將官不選城堡不加規畫臣等惟恐今年深入明年深入今年得利而回明年得利而回漸不可長起於細邊人塗炭不足言也數年之之後虜且生心矣竊見各處大邊如宣府延綏等處虜皆不得肆然而入何也一則兵力強盛一則關山險隘一則

百戰之餘豪傑彙生皆未有如老營堡之虛空為可豸者也虜果狃于常勝妄興異謀圖入中國惟此途為甚便嘗詳察華夷之界自大河以西石隰岢嵐靜樂寧武至鴈門歷紫荆居庸直抵山海關一帶界山崇岡峻坂固天所以限華夷而保障生民者也中古以來類皆守于險外以為重險之固紫荆居庸之外則有宣府一鎮鎮城既設重兵復設五路叅將大小城堡各設守備操守把總等官原額旗軍一十二萬鴈門之外則有大同一鎮鎮城既有重兵復設三路叅將九州縣大小城堡

各設守備等官原額旗軍八萬餘名其城之堅必不可踰也其池之深必不可越也馭戎設險之道誠無有加焉寧武以西其險則在興嵐石隰等處古人皆于此地建節 國家亦守于險外置偏頭老營諸城堡然止設一副總兵遊擊并近日巡撫奏設止有四守備騎兵惟九千餘名而興嵐等處則又棄而不守其城數日之間可攻而破也其池頃刻之際可負土而平也具宣大既有巨鎮重兵而內猶守居庸紫荆鴈門之險今老營等處既以兵孤將寡而興嵐等處乃又棄而不守虜騎長

驅而下更何所恃以為藩屏哉我國家設險馭戎自
遼以至甘肅經理周密獨老營等處乃一大空缺故虜
若志興他志圖入中國必由此地而入也天善動者因
其時先機者通其變當今之時變而宜通之時也以今
計之岢嵐州實華夷之界有險可據宜設一叅將益兵
三千神池堡要害之地宜拓一城添一守備益兵五百
八角之東寧武之西八角之西偏頭之東適中之地亦
各為一堡各設一守備或於五寨前後設立據阻以便
截殺亦各益兵五百所益之兵聽臣等召募或于民壯

中戶大者僉取副總兵宜陞為總兵推選謀勇都督領
之駐劄寧武其偏閑仍設一守備益兵八百可也提督
都御史不必兼理巡撫山西一省止巡撫沿邊一帶地
方忻代保嵐石五州所屬及鴈門石隰二兵備併都司
布政司管糧官按察司管屯官并守巡真寧道及叅遊
守備俱聽節制其餘山西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員賢否
軍民詞訟歲辦差役俱不管理庶得專意經略邊事老
營堡宜設一所以管常備新軍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
暫費者不永寧是不過給馬七千匹銀十萬兩工程可

計日而定也其山西汾州等衛所防禦大同官軍仍專
回山西三關防守遇有警急與大同互相應援如此則
不惟三關之兵威可振而大同之勢亦遙為之壯矣

土兵

英宗正統十四年九月 景皇帝令各處召募民壯就令
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役蓋肇于此
憲宗成化二年春選陝西土兵時延綏守臣僉都御史盧
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
見胡虜敢與戰鬪作土兵練習調用 必能奮力各

護其家有不得驅使者兵_部奏請 勅御史往往會官點
選如延安之綏德府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
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為士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
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貼其力役五石
以下者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名
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盧祥廣東東
莞人在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毛里孩連年
入寇皆却之

國初胡深在縉雲當元末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旅

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請于上令有
田者米一石出一人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
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
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使所在兵強而財
阜

按胡公所請亦土兵也竊觀近來以兵不足遂調兵或
募兵所過搔擾民不勝害且于地方無室家之念多不
肯出死力擊賊然則土兵其可無議乎今天下府州縣
額設民壯護守城池亦彷彿土兵也願名在而實廢者
多矣倘各處精選勇壯者僉補加意操練則不惟藉以
防守而緩急亦可得用其亦土兵之遺意乎

九年刑部主事張鼎上疏其三曰今官軍對敵罔有克
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
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優恤有功不得隱
蔽則土兵效勇而嚮導可得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
不困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
為嚮導此實久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

延綏此法亦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
矣安得如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王材申教錄曰農夫終歲勤動出食以給兵兵終歲嬉
遊而食民之食四方有警則調集者民兵也召募者民
間壯夫也其軍興百費又民所供也衛所之兵無所事
敵挑揀之議一出于口則怨望囂然且軍職傲睨執

祖宗之制以相懾噫 祖宗之制豈以軍儲為養老周
助嬉遊長子孫之具耶法意不明民日疲而兵日弱
當其任者可但徇情取悅苟安旦夕而已哉

富家大姓計口分充單丁獨戶者可免也應用器械官
為給予或僅給之費近日募兵之例可比者冊足以記
名籍紙字之美惡格式之合否不必大拘官為之亦可
也定操有期蚤暮勿爽有司勿怠玩兒戲視之餘日放
之歸農不得故為牽制可也中者有賞不中者不賞少
示懲戒薄其鞭朴勿迫之贖可也去此五擾然後民不
稱病而鄉兵之法可行樂應者多而訓練之實可加矣
薊鎮不必再調請 勅守臣以實訓練務籍客兵之長
成土兵之藝 上是之 十八年二月兵部尚書田

樂陳防禦要機一查額兵通行邊腹省直各該督撫衙門備查所屬衛所若干每衛原額兵各若干逐一查明缺伍者設置管操千把總等官時加操演習其技藝令行伍充實兵皆精銳一簡民壯督撫衙門嚴督所屬各府州縣官將見在民壯備行查選務須身軀雄壯膂力過人技藝閑習者各給腰牌填寫年貌籍貫所習器械編成隊伍捕官每月小操一次印官每季會操一次該道每歲巡閱一次餘日聽其自行逐隊演習不得仍前差遣有妨訓練一練鄉兵撫臣嚴令所屬地方各于鄉

古今原始云弘治間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召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兌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 議者曰此寓兵于農庶幾成周遺意第惜行之者惟從事朋合混編顧募頂役而已無實用也 近來用武輒調湖兵取勝今查

湖廣土兵永順為上彭翼保靖次之彭蓋其兵天下莫

強焉近嘗調三千人後調六千此在官之數也實私加

一倍共一萬二千人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

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為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

為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為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橫列

為第五重其餘皆置後勸呼助陣若在前者敗績則第

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為限若五重

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

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其調法初檄所屬照丁揀選

宣慰顧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

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啖此牛首勇者報名彙而收

之更盟誓而食之即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其節制

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

必捷人莫敢櫻但沿途剽掠胥謂其不可用不知剽掠

之故一是因調來者非止一枝有過得相推委二是因

散之則轉而為盜也

穆宗隆慶元年六月巡閱御史王友賢言薊鎮自馬蘭谷

至峨嵋山地多膏腴請如塞雲故事募民佃種以做寓

兵於農之意從之 四年四月浙江撫按官以浙中舊額設民壯一萬六千二百九十名每名日給工食銀二分率市井營差無裨實用至是請量留四千二百二十一名備各府州縣守城之役而以一萬二千六十九名徵收工食銀八萬六千八百九十六兩貯之各府令別選壯丁以充原額前銀即以給餉每名三錢將本省裁單冗役等項銀佐之自隆慶四年為始編立十五總屬之名色把總分練杭湖嚴紹寧台溫每府分派一總嘉金衢處每府分派二總聽各該總叅都司及巡海兵備

等官互相督視毋徒仍具虛文 上可其奏 罷真定河間等衛忠順官軍之戍居庸者以薊鎮新募奇兵一千五百人代之先是總督譚綸委都指揮楊文指揮孟杰募得三千人即薊鎮練之至是練成綸均請分為二枝一以代忠順軍一以代入衛陝兵陞文為遊擊將軍領之而以杰代文為都指揮領山東班軍報可 初以應天巡撫海瑞議革江南召募客兵已而巡按御史張問明言各省兵業有安居遣之適以滋盜乃復命撫按官從宜選留至是撫臣朱大器言蘇州常州松江共有

主客兵三千六百有奇其餘水陸兵亡論主客兵七千七百有奇勢不得盡遣而前所遣者仍以各處軍餘民壯調補合之蓋一萬五百六十五人又歲於防汛時募沙土兵八千是皆不可削計兵餉當用十二萬一千有奇而存者僅五萬不能充一歲之給宜少加派以安衆心事下兵部請留用官兵如大器言戶部議許加派兵餉銀三萬 上報可 六年二月浙江巡按謝廷傑請罷客兵以恤疲省練主兵以濟實用其略言浙中民困水澇正賦多逋儲畜空虛壯丁遠戍萬一寇至可為隱

憂且今薊鎮徵兵八千費安家銀四萬載送之舟八百儻閩廣間復有此情徵費愈多驅深耕易耨之良釀帶牛佩犢之俗以下農計之萬人從軍五萬人無食從軍既久不習為農他日戍歸必羣起而嘯聚故金衢溫處間強禦之夫根連黨結非獨浙中之憂亦天下之憂也 臣故願罷客兵以恤疲省昔浙民常苦倭患矣談戰則股慄拘之即戎妻子相涕泣而別無何遂以應兵為奇貨而天下徃徃多稱浙兵夫浙故無兵其以有兵名自勝倭夷始他省故有兵其兵不可用由鼓舞之無具也

况北人剛勁有膂力乃謂無兵誰其信之假能以待浙兵者待本土之兵當必爭先獻技希賞圖功不尤勝於浙兵之可恃哉臣故願練土兵以濟實用惟 上軫念浙中自薊鎮徵兵以後他省各邊不得藉口令亟練土兵以為久計事下兵部覆徵調浙兵專為防守薊鎮他省自不得比以後雖有急變不得徵調 從之

今上萬曆二十五年十一月南京署科事刑科給事中鄭明選奏今之策倭者曰今之勢朝鮮急矣在內則天津登萊急矣南京稍緩臣謂倭雖醜夷至變詐也切恐陽

侵朝鮮陰窺內地日使我徵兵饋餉萬里遠出以虛我中國一旦捨朝鮮而內犯是墮其彀中也天津登萊近議盈庭稍稍有備獨緩視南京未之一及臣聞兵家之法實則避之虛則擊之何常之有彼覘知南京虛即寇南京今自冬至春不過兩月一遇東風起揚帆而來則是南京化緩為急也夫南京乃 高皇帝之豐鎬陵寢在焉王氣之所鍾也且地控長江南北百方漕艘由江入淮倭若乘虛而擊其害豈減天津登萊哉臣署南京兵科事又奉差巡視營務日夜惶懼自恨才力薄

續文獻通考
卷之九
劣無所規畫姑據蠡測可為南京備者六事敬為 皇
上言之 一曰鎮要地夫鎮江當南京之衝號曰京口
倭來必抵鎮江然後泊南京是鎮江者南京之門戶也
又其地緣江東南漕艘百萬從此而馳是 京師之咽喉
也有如倭據鎮江不移漏刻可達石頭城則南京不利
又以兵橫截江口塞我糧道則 京師亦不利如此
則南京之受害也臣伏讀 大明會典舊總兵官住札
鎮江後改總兵移住金山衛又移住吳淞若倭由吳淞
來我能逆之毋令前進豈不甚快萬一不戒倭得闖鎮

江非大師重兵則權輕力少不足應急臣請仍設總兵
官鎮之以固要地 二曰補水兵臣按南京故無水兵
自萬曆二十年南京兵部尚書衷貞吉見京軍老弱亦
以倭故請立水陸兩營兵各三千人今水兵存者二千
餘人近以朝鮮急應調去矣臣謂其調也宜去其去也
宜補何者兵難逆料若以 聖天子之威靈將帥之用
命一鼓而俘行長再鼓而斬清正還朝鮮之故郡揚天
朝之丕烈立功一朝此其上也三曰復浦口之城守夫
南京以浦口為屏翰猶 京師之通州也浦故城有北

枕浦山南俯大江正德嘉隆以來江流衝齧城半為水而城始廢萬曆元年又請設兵船二十五隻募水兵五百名守之尋以天下無事撤所募歸江淮衛為水夫而兵始廢臣按浦口之地店民幾百萬有三倉焉大約穀二十萬石者寇至無城是推民受敵而齎穀藉盜也臣聞先年議復故城計費得五萬金重惜其費旋議旋徹不知今日惜五萬金而異日失二十萬糧也與其棄二十萬石穀以為南京危毋寧費五萬金以為南京利此為完計必不能城復置水兵五百守之毋徒恃此營軍

為也 四曰造戰艦夫舟以載兵兵以運舟兩相用也今水兵營船與兵偕行矣浦口船廢矣募兵無船是將徒涉而戰乎請急造戰艦令諸水兵以時出江察水勢淺深廣狹險夷之處第造船宜擇官之賢而有幹者督之必使堅緻毋苟且苦窳徒費無益也 五曰勘伏場臣聞南京故有伏場三十六處南有石子岡營東南有東山營東有仙鶴觀營北有江心營春秋練兵畢各令營官分道揚兵以杜竊發數十年間廢格不行伏場為虛矣夫設伏者兵家之奇也古之名將徃徃用之閭倭

奴至狡常以伏取勝我乃徒設以正兵當之是彼顧知兵我顧貿貿也請令查勘諸場所在某地可通何路某路可騎某地可步某地可瞭觀某地可設伏春秋揚兵畧倣故事變通之 六曰安置新舊兵之難說者曰新兵誠當募有時舊兵南還將撤舊兵乎撤新兵乎撤舊兵彼且曰我捐軀棄妻子出萬死一生以急王事今廢我何故則怨矣撤新兵彼又曰無兵募我有兵棄我朝廷何故負我則又怨矣故募兵難臣又應之曰新舊兵皆無撤也水陸兵兩營額當六千人今不滿五千矣

浦口要地也水兵纔五百人尚少請與新兵約平倭之後以爾三分之以三分之一為水兵以三分之一為陸兵各足原額三千人數又以三分之一增為浦口水兵如所餘之數而止夫為陸兵與為水兵均也為浦口水兵與為本營水兵亦均也彼必聽命而舊兵還聽本營新舊並用何撤何怨臣所言六事動輒有費臣非不知之然所不敢惜者權利之大小耳 又戶科給事中趙完璧奏臣接邸報見浙江巡撫常居敬一本倭夷情形萬分可虞敬陳切要事宜以保重地事內訓練鄉兵一

節本部覆議臣嘗謂鄉兵之利有三而生擾有五嚴法其五獨存其三法斯善矣何謂三利民無轉餉之勞士免征調之苦一利也倏忽緩急禍起變生枹鼓一鳴倉卒可集二利也人自為兵家自為敵有兵之實無兵之名三利也然此三利人人能知之亦人人能言之而利中之害法中之擾非目擊其弊者不能知也何者兵農之分已久一旦驅而為兵民誰肯應之者勢不得不計丁照口而報派之里胥乘奸索賄富者以錢神而漏貧者以閭左而役有不然者里甲共出錢以募其人而

且指一科十矣此其擾一也派有名籍矣器械所需官不給予者而責之自備在奸貪之掾吏又駕而為查驗之說民有弓弩者而責之戈矛民有戈矛者而又責之弓弩百方刁勒必得賄而後已此其擾二也器械驗矣例應造冊以報上紙工之費安所從辦官不肯出而責之吏吏復稟官而派之兵及其轉上之府府吏又索賄而後收不然則發回而重欲造矣此其擾三也冊已申矣定期而操有司之官隨意晏蚤或持兵日干而待不至或晨夜已散而忽點查不到則有罰不中則有賄使

民賣田宅鬻妻子而償此其擾四也操有期矣訛言或至不查的實張皇四顧輒集城守露處宵立曠日靡工而民不獲息此其擾五也夫此五者言之若夫於煩瑣細微不識大體而探其實則民間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者係之茲矣斃斃一夫借力而食父子待之為哺今既羈其身不得自養又令其蕩田宅鬻妻子以供百擾之費使民飲恨吞酸而不敢言此不北走胡南走越則多潢池之兵也是可不為之慮哉臣愚以為欲練鄉兵必先去五擾欲去五擾莫如寬厚之意多而束縛之政簡

邑之中年少力強者籍名在官授器仗于農隙之時令其訓練習熟既可弭盜又可保身該地方仍不時程課之且諭以訓練之意潛消其邪心不許逐隊排營往來騷擾毋令在官人役假託查驗以致妨業滋費一嚴保甲播賊入京往來無阻至黔始被盤獲皆保甲不嚴之故宜行所屬地方官加意舉行十家為甲立之長十甲為保立之正互相稽查人相告戒某日某家某人不在作何事故先究根由家報之甲甲報之正容隱事發者一體連坐如外来面生可疑之人即嚴盤詰倘容留潛

續文獻通考
任連坐不貸此弭盜安民之上策也一禁左道如白蓮
無為等教一唱百和夜聚曉散男女混淆講經說法并
士紳亦逃儒入禪皆不可為訓宜令內外地方不時巡
緝無論流寓本地之人但有前項奸徒身無正業口出
訛言聚眾糾黨挑引愚弄者即便擒拏到官依律究遣
其閔津要害又深山大谷之中須嚴諭居民務保身家
或容隱匿自干罪戾則廁身無地惡黨潛消一議應援
凡遇地方有奸盜生發不分別省隔屬念篤唇齒互為
犄角或邀絕其前或追逐其後或橫擊其中同心共力

勦除克黠有功一體叙錄夫事分別懲究一勤訓練撫
臣通行鎮道將領等官各將所屬兵馬揀選訓練整齊
合用器械置造鋒利一遇有警隨調即發一信賞罰查
各道所屬各府州縣衛所若干見在食糧之軍若干上
班若干影射貼役若干今精練若干以致民壯鄉兵保
甲應援訓練諸法咸照此稽核如所屬各官果能實心
行事著有成績特廉其最者破格薦揚不次擢用若徒
事虛文陽遵陰違亦廉其最者指名從重叅斥各照信
地遠近以文到之日為始遠者限半年近者限四個月

以裡回奏其有違慢不遵者許該科查叅處治俱依擬
行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六十三終

